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根据亚里士多德
论“是者”的
多重含义

〔德〕弗朗茨·布伦塔诺 著
溥林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根据亚里士多德
论“是者”的
多重含义

[德] 弗朗茨 布伦塔诺 著
溥林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德)布伦塔诺著;
溥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ISBN 978-7-100-11087-7

I. ①根… II. ①布… ②溥…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384~
前322)—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3928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
〔德〕弗朗茨·布伦塔诺 著
溥林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087-7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 32.00 元



Franz Brentano

**VON DER MANNIGFACHEN BEDEUTUNG DES SEIENDEN
NACH ARISTOTELES**

©Herder'sche Verlagshandlung 1862

本书根据德国赫尔德出版社 1862 年版译出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编委会

主编 溥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 爽 徐开来 梁中和 曾 怡 溥 林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总 序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也是其反思近现代哲学成就和问题的基石；基于对这一开端的回返，在哲学史上开启出了不少新的开端。

汉语学界较为系统地研究古希腊哲学已近百年。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古希腊哲学中最主要的经典几乎都已经翻译成了汉语，其中一些甚至有数个译本。哲学著作的经典性总是在哲学史上的解释中呈现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古希腊哲学研究在汉语学界的发展，学界也开始着手翻译和介绍国外历代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这表明了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正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本译丛拟系统译介西方历史上经典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著作（这些研究著作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又已经成为了经典）以及当代的重要研究著作，包括导论性的经典研究著作、某一论域的经典研究著作、某一本经典著作的经典解释和评注等。

我们期待学界同仁和读者能够关心和支持本译丛，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该丛书出好，共同促进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编委会

2014年6月28日

“是（者）”被以多重方式加以言说（τὸ ὄν λέγεται πολλαχῶς）。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章

献给：

我最尊敬的老师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

柏林大学哲学教席教授

阿道夫·特伦德伦堡博士

以示敬意和感激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2
第一章	
“是者” (das Seiende) 是一种同名异义者 (ὁμώνυμον)。它的含义的多重性隶属于以下四重区分: “依偶然而来的是者” (ὄν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 “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ὄν ὡς ἀληθές), “诸范畴中的是者” (ὄν der Kategorien), 以及“在潜能和现实上的是者” (ὄν δυνάμει καὶ ἐνεργείᾳ)	13
第二章	
依偶然而来的“是者” (ὄν κα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ς, ens per accidens)	21
第三章	
ὄν ὡς ἀληθές, 即在真的东西这一含义上的“是者”	40
§ 1. 论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	41
§ 2. 论真的东西和假的东西——基于“在真之含义上的是者” (ὄν ὡς ἀληθές) 以及“在假之含义上的不是者” (μὴ ὄν ὡς ψεῦδος) 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察	57
第四章	
潜能和现实上的“是者” (ὄν δυνάμει καὶ ἐνεργείᾳ)	67
§ 1. 被分入“现实上的是者” (ὄν ἐνεργείᾳ) 和“潜能上的是者” (ὄν δυνάμει) 中的那种“是者” (das Seiende) 是下面这一含义上的“是者”, 在该含义中, “是者”这个名称不仅赋予给那实现了的东西、在完全现实性上存在着的東西、现实地-是着的東西, 而且也赋予给了朝向“是” (das Sein) 的单纯实在的潜能	68

2 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

- § 2. 潜能状态和现实状态之间的联系。运动 (*κίνησις*) 作为现实, 它构成了位于潜能状态中的东西作为位于潜能状态中的东西 85

第五章

- 根据范畴表而来的“是者” 111
- § 1. 引导性的说明。范畴被亚里士多德以确定的数目加以了列举。新近注家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的不同看法 111
- § 2. I. 诸范畴不仅仅是一种概念框架, 而且它们自身就是实在的概念, 是“外在于心灵的在其自身的是者” (*ὄντα καθ' αὐτὸ ἐξω τῆς διανοίας*) 125
- § 3. II. 诸范畴是“是(者)” (*ὄν*) 的不同含义, “是(者)” (*ὄν*) 以类比的方式 (*κατ' ἀναλογίαν*) 述说它们, 确切地说, 以双重方式述说它们, 即以成比例之类比这一方式和关乎同一端点之类比这一方式 132
- § 4. III. 诸范畴是最高的同名同义的普遍概念, 是“是者” (*das Seiende*) 的最高属 153
- § 5. IV. 诸范畴是“第一所是”的最高谓词 159
- § 6. V. 诸范畴根据其同“第一所是”之关系的不同而区别开来 167
- § 7. VI. 诸范畴根据谓述的不同方式而区别开来 174
- § 8. VII. 诸范畴根据谓述的不同方式而区别开来, 这并未导致一种混淆, 即将范畴的划分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那些对某物进行谓述的东西” (*τὰ περί τινος κατηγορούμενα*, 《论题篇》第一卷第 8 章, 103b.7) 划分为五种普遍的东西的那种划分相混淆。它们根据体现在谓词对主词的规定中的那种进行定义的效力之强弱而区别开来, 根据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定义” (*ὀρίκόν*) 而区别开来 185
- § 9. VIII. 诸范畴必定在概念上是不同的, 也即是说, 同一概念不能够直接落入两个不同的范畴之中 191
- § 10. IX. 范畴之间的区别并不必然是一种实在的区别 199
- § 11. X. 并非每一实在的“在其自身的是者” (*ὄν καθ' αὐτό*) 都直接位于某一范畴之中。种差, 以及那些概念并不完全地存在于其中的事物, 似乎被认为仅仅边缘性地属于相应的属 208

- § 12. XI. 既然那被划分入诸范畴中的“是者”(das Seiende)全都“关乎某种‘一’”(πρὸς ἓν)被说,并且既然诸范畴根据存在于“第一所是”中的不同方式而区别开来,那么,对范畴分类的某种推演就不是不可能的…………… 218
- § 13. XII. 对范畴划分的演绎证明必定始于对“所是”(die Substanz)和“偶性”(die Accidenz)的区分。前者不容许进一步的划分,而后者首先被分为各种“绝对的偶性”(die Absoluten Accidenz)和“相对物”(die Relationen)这两类,并且绝对的偶性进而被分为“内在的偶性”(die Inhärenzen)、“影响”(die Affectionen)和“外在状况”(die äußerlichen Umstände)…… 224
- § 14. XIII. 这种“通过演绎而来的论证”(πίστις διὰ συλλογισμοῦ)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已经被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解释者以类似的方式加以发展了…………… 266
- § 15. XIV. 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和名词(substantivum)、形容词(adjectivum)、动词(verbum)以及副词(adverbium)间的语法差异之间有着一种和谐…………… 277
- § 16. XV. 根据前面关于范畴之原则和含义的研究所教导的,从不同角度所提出的对范畴划分的异议也得到了解决…………… 294

前 言

我谨慎且犹豫地将这部小作品交付给公众，但还是认为，我理应因太过鲁莽而不是胆怯而受到指责。因为如果一个人冒险做一件事，那么，即使他提心吊胆，但必定看起来却果敢无比。有什么会比这儿所不时发生的事情更为冒险的呢，那就是：仿佛第一次尝试似的，我力图解决被有经验的人士描述为无法解决的那些困难？给予我勇气的是那些杰出的先行研究，它们为我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提供了准备。因此，如果在我的工作中发现了什么好的东西，那么，应当归功于它们，尤其是要归功于那位值得称赞的学者——我很荣幸首先被他引领进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反之，如果在此发现了什么不完善的地方、错误或者缺陷，那么，希望人们能宽恕我的年少无知。

导 论^①

就能力而言，开端要比它本来所具有的伟大更为伟大。起初小的东西，经常在最后却变得特别地大。因此就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形：那在开端处哪怕仅仅细微地偏离了真理的人，在进程中总是会错得越来越远而走向千倍大的错误。

我们在《论天》(*De coelo*) 第一卷(第5章, 271b.8^②)中于亚里士多德那儿所遇见的这些考虑，能够解释他在《形而上学》诸卷中努力确定“是者”(das Seiende)^③的不同含义时所表现出

① 该书是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包含了大量的注释和对希腊原文的引用。绝大部分希腊原文作者没有加以翻译，少数原文作者基于自己的理解进行了翻译。凡是涉及古典文字（主要是希腊文，也有少量拉丁文）的地方，我们原文照录，并附上自己的翻译，以便读者参考和比较。——译者

② 《论天》第一卷第5章, 271b.8: ……对于真理的违背，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如果一个人承认有某个最小的量，那么他将发现这个引入的最小量却可能使数学中最大的东西发生动摇。其原因在于，本源所起的作用，是在能力上来说的，而不是在大小上来说的。因此，在开端处细小的东西在终点上却会变得非常巨大。(… εἴπερ καὶ τὸ μικρὸν παραβῆναι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ἀφισταμένοις γίνεται πόρρω μυριοπλάσιον. οἷον εἴ τις ἐλάχιστον εἶναι τι φαίη μέγεθος οὗτος γὰρ τοιλάχιστον εἰσαγαγὼν τὰ μέγιστ' ἂν κινήσειε τῶν μαθηματικῶν. τούτου δ' αἴτιον ὅτι ἡ ἀρχὴ δυνάμει μείζων ἢ μεγέθει, διόπερ τὸ ἐν ἀρχῇ μικρὸν ἐν τῇ τελευτῇ γίνεται παμμέγεδες.) ——作者

③ 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Mein We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1963)一文中曾指出，是布伦塔诺这本书将他引上了哲学的道路：“从哲学杂志的一些指点中我得知，胡塞尔的思维方式是由弗朗茨·布伦塔诺决定的。

来的那种小心，并且它们也表明我们在这部论文中对他的各种

从1907年以来，布伦塔诺的论文《根据亚里士多德论‘是者’的多重含义》就是我最初笨拙地尝试钻研哲学的拐杖了。当时，下面这些问题曾以相当含混的方式困扰着我：如果‘是者’（das Seiende）在多重含义上被说，那么，哪一种含义是进行引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是’（Sein）？”（Martin Heidegger, GA. 14. *Zur Sache des Denkens*,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7.s.93. 中文参见《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7页。）

在该书的封面上，布伦塔诺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章中的一句话： $\tau\acute{o}\ \acute{\omicron}\ \lambda\acute{\epsilon}\gamma\epsilon\tau\alpha\iota\ \pi\omicron\lambda\lambda\alpha\chi\acute{\omega}\varsigma$ （“是[者]”被以多重方式加以言说），这部论文可以视为就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希腊文 $\acute{\omicron}$ 是动词 $\epsilon\acute{\iota}\nu\alpha\iota$ 的现在分词的中性单数，前面加上中性冠词 $\tau\acute{o}$ ，就可以成为一个名词。这一名词既可在动词的意义上进行理解（是、是着），也可以在名词的意义上理解（是着的东西、是者）。亚里士多德本人似乎并未严格区分“是”和“是者”。他在“是”和“是者”这两个意义上混用这一语词，这既给后世的理解和翻译带来极大的麻烦，也为一种新的哲学理解提供了可能；如海德格尔后来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之意义”（der Seinssinn / der Sinn von Sein），并严格区分了“是”（das Sein）和“是者”（das Seiende），将之称为“是态学上的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就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德文翻译来看，对 $\tau\acute{o}\ \acute{\omicron}$ 的翻译也不统一，即使同一译者也有时译为 das Seiende，有时译为 das Sein。例如，“ $\tau\acute{o}\ \acute{\omicron}\ \lambda\acute{\epsilon}\gamma\epsilon\tau\alpha\iota\ \tau\acute{o}\ \mu\acute{\epsilon}\nu\ \kappa\alpha\tau\acute{\alpha}\ \sigma\iota\mu\beta\epsilon\beta\eta\kappa\acute{o}\varsigma\ \tau\acute{o}\ \delta\acute{\epsilon}\ \kappa\alpha\theta'\ \alpha\acute{\iota}\tau\acute{o}\alpha.$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7章，1017a.7.）和“ $\tau\acute{o}\ \acute{\omicron}\ \lambda\acute{\epsilon}\gamma\epsilon\tau\alpha\iota\ \pi\omicron\lambda\lambda\alpha\chi\acute{\omega}\varsigma$ ”（《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章，1028a.10.）这两句话，博尼茨（Bontitz）就分别译为“Das Sein wird teils in akzidentellem Sinne ausgesagt, teils an sich.”（“是”或者在偶然的意义上被说，或者在其自身地被说。）和“Das Seiende wird in mehreren Bedeutungen gebraucht.”（“是者”在多重含义上被使用。）

海德格尔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 GA2.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120.）的一个边注中也指出， $\tau\acute{o}\ \acute{\omicron}$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具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指“是（着）”（das Seiend），另一重含义指“是者”（das Seiende）。此外，根据海德格尔在《是与时》（*Sein und Zeit*, GA2. s.4.）中所引用的希腊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Sein« umgrenzt nicht die oberste Region des Seienden, sofern dieses nach Gattung und Art begrifflich artikuliert ist; $\acute{\omicron}\ \tau\acute{\epsilon}\ \acute{\omicron}\ \gamma\acute{\epsilon}\nu\omicron\varsigma.$ （如果“是者”乃根据属和种被概念性地表达，那么，“是”并非限定着是者之最高领域： $\acute{\omicron}\ \tau\acute{\epsilon}\ \acute{\omicron}\ \gamma\acute{\epsilon}\nu\omicron\varsigma.$ [“是”不是一种属]。）根据他对 das Sein 和 das Seiende 的区分，这里他显然是用 das Sein 而不是用 das Seiende 来理解和翻译 $\tau\acute{o}\ \acute{\omicron}$ 。

在翻译中，我们将 das Sein 翻译为“是”，将 das Seiende 译为“是者”，至于 seiend，则译为“是着”。而希腊文 $\tau\acute{o}\ \acute{\omicron}$ 则根据上下文和理解，译为“是者”或“是”。——译者

讨论所给予的那种专注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由于“是者”（das Seiende）^①是最普遍的东西，故它是在思想上所把握到的最初的东西；而较为普遍的东西总是那就思想上的认识而言较为在先的东西^②。

另一方面，我们主题的重要性也来自这条原则。因为只要第一哲学的主题如亚里士多德反复且明确宣称的那样是“是者作为是者”（das Seiende als Seiendes）^③，那么，第一哲学就必须恰恰始于对“是者”这一名称的含义（die Bedeutung des Namens “Seiendes”）的确定。他在《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1003a.21）中说：“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归于‘是者作为是者’的属性。这门科学不同于所有特殊的科学。”^④它是普遍的科学，即所谓的第一哲学，它把“是者作为是者”当作

① 《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2章，1060b.4：“是”谓述所有的东西。（κατὰ πάντων γὰρ τὸ ὄν κατηγορεῖται.）——《论题篇》第四卷第6章，127a.28：因此，如果将“是”当作属，那么，显然它将会是所有东西的属，因为它谓述所有的东西。（εἰ οὖν τὸ ὄν γένος ἀποδέδωκε, δῆλον ὅτι πάντων ἂν εἴη γένος, ἐπειδὴ κατηγορεῖται αὐτῶν.）——参见《形而上学》第三卷第3章，998b.20，第十卷第2章，1053b.20。——作者

② 《形而上学》第五卷第11章，1018b.32：就定义来说普遍的东西是在先的，但就感觉来说个体的东西则是在先的。（κατὰ μὲν γὰρ τὸν λόγον τὰ καθόλου πρότερα, κατὰ δὲ τὴν αἴσθησιν τὰ καθ’ ἕκαστα.）——作者

③ 亚里士多德明确将“第一哲学”（ἡ πρώτη φιλοσοφί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是者作为是者”或“作为是者的是者”（τὸ ὄν ἢ ὄν），对于这一希腊文表达，德语一般将之翻译为 das Seiende als Seiendes / das Seiende als solches, das Seyende als Seyendes / das Seyende als solches,但也有人将之译为 das Sein als Sein / das Sein als solches。——译者

④ 《形而上学》第四卷第1章，1003a.21：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者作为是者”以及那些就其自身就属于它的东西。它不同于任何的特殊科学。（ἔστιν ἐπιστήμη τις, ἣ θεωρεῖ τὸ ὄν ἢ ὄν καὶ τὰ τοῦτῳ ὑπάρχοντα καθ’ αὐτό. αὕτη δ’ ἐστὶν οὐδεμιᾶ τῶν ἐν μέρει λεγομένων ἢ αὐτῆς.）参见第四卷第2章，1003b.21。——作者

它本己的对象(《形而上学》第六卷第1章,1026a.29^①。第十一卷第4章,1061b.19,30-37^②;1064b.6^③)。第一哲学家(ὁ πρῶτος

① 《形而上学》第六卷第1章,1026a.29: 如果有某种不动的“所是”,那么,关于它的科学就是在先的,并且是第一哲学。它是普遍的,正如它是最初的。它思考“是者作为是者”、是什么以及那些属于“是者作为是者”的东西。(εἰ δ' ἔστι τις οὐσία ἀκίνητος, αὕτη προτέρα καὶ φιλοσοφία πρώτη, καὶ καθόλου οὕτως ὅτι πρώτη καὶ περὶ τοῦ ὄντος ἢ ὃν ταύτης ἂν εἶη θεωρεῖσθαι, καὶ τί ἐστί καὶ τὰ ὑπάρχοντα ἢ ὄν.) ——作者

② 《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4章,1061b.19: 既然数学以其特有的方式使用普遍原则,那么,对其诸本源的探究也就属于第一哲学。(ἐπεὶ δὲ καὶ ὁ μαθηματικὸς χρῆται τοῖς κοινοῖς ἰδίως, καὶ τὰς τούτων ἀρχὰς ἂν εἶη θεωρεῖσθαι τῆς πρώτης φιλοσοφίας.) 《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4章,1061b.25-33: 哲学不就其中的每一个都具有某种属性来探究特殊的東西,而是就它們中的每个作为是者的是者来探究之。物理学同数学具有相同的方式,因为它探究“是者”的各种属性和本源——只不过是就其作为被运动的東西而不是就其作为“是者”。而我们已經談及过“第一科学”,它的对象是“是者”,它就它們是着而不是就它們是别的什么来研究它們。因此,理当将物理学和数学视为智慧之部分。(φιλοσοφία περὶ τῶν ἐν μέρει μὲν, ἢ τούτων ἐκάστωι τι συμβέβηκεν, οὐ σκοπεῖ, περὶ τὸ ὄν δέ, ἢ ὃν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ἕκαστον, θεωρεῖ. τὸν αὐτὸν δ' ἔχει τρόπον καὶ περὶ τὴν φυσικὴν ἐπιστήμην τῇ μαθηματικῇ τὰ συμβεβηκότα γὰρ ἢ φυσικὴ καὶ τὰς ἀρχὰς θεωρεῖ τὰς τῶν ὄντων ἢ κινούμενα καὶ οὐχ ἢ ὄντα, τὴν δὲ πρώτην εἰρήκαμεν ἐπιστήμην τούτων εἶναι καθ' ὅσον ὄντα τὰ ὑποκείμενά ἐστιν, ἀλλ' οὐχ ἢ ἕτερόν τι διὸ καὶ ταύτην καὶ τὴν μαθηματικὴν ἐπιστήμην μέρη τῆς σοφίας εἶναι δετέον.) ——译者

③ 《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7章,1064b.1-14: 显然理论科学有三种,即物理学、数学和神学。在诸科学中理论科学是最高贵的,而在理论科学中最后所提及的那种复又是最高贵的,因为它探究诸是者中最值得尊敬的那种;而每门科学就其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分出高低。有人会对下面这点感到困惑,那就是:关于“是者作为是者”的科学应当还是不应当被视为普遍的?数学中的每一分支都探究某一确定的领域,而普遍的数学则探究其整个领域。如果各种自然的“所是”是诸是者中最初的,那么,物理学就将是诸科学中首要的;反之,如果还有着另外分离的和不运动的本性和“所是”,那么,关于它的科学就必然不同于并先于物理学,并且因在先而必定是普遍的。(δῆλον τοίνυν ὅτι τρία γένη τῶν θεωρητικ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ἔστι, φυσικὴ, μαθηματικὴ, θεολογικὴ. βέλτιστον μὲν οὖν τὸ τῶν θεωρητικῶν γένος, τούτων δ' αὐτῶν

φιλόσοφος,《论灵魂》第一卷第1章,403b.16),或者地地道道的哲学家思考“是者作为是者”,而不思考它的某个部分(《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3章,1060b.31^①;1061b.4,10。)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本人所说的(《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章,1028b.2),他在《形而上学》诸卷中仅仅考察和探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是者”是什么?(was ist das Seiende?)^②

ἡ τελευταία λεχθεῖσα. περὶ τὸ τιμιώτατον γὰρ ἐστὶ τῶν ὄντων, βελτίων δὲ καὶ χείρων ἐκάστη λέγεται κατὰ τὸ οἰκεῖον ἐπιστητόν. ἀπορήσειε δ' ἂν τις πότερόν ποτε τὴν τοῦ ὄντος ἢ ὄν ἐπιστήμην καθόλου δεῖ θεῖναι ἢ οὐ. τῶν μὲν γὰρ μαθηματικῶν ἐκάστη περὶ ἓν τι γένος ἀφορισμένον ἐστίν, ἢ δὲ καθόλου κοινὴ περὶ πάντων. εἰ μὲν οὖν αἱ φυσικαὶ οὐσίαι πρῶται τῶν ὄντων εἰσὶ, κὰν ἡ φυσικὴ πρώτη τῶν ἐπιστημῶν εἴη εἰ δ' ἔστιν ἕτερα φύσις καὶ οὐσία χωριστὴ καὶ ἀκίνητος, ἕτερον ἀνάγκη καὶ τὴν ἐπιστήμην αὐτῆς εἶναι καὶ προτέραν τῆς φυσικῆς καὶ καθόλου τῶ προτέραν.) ——译者

① 《形而上学》第十一卷第3章,1060b.31: 既然哲学家的科学一般地关乎“是者作为是者”而不关乎它的部分,而“是者”在多重含义上而不是在一重含义上被说,因此,如果“是者”只是同名异义的东西而无任何共性,那它们就不会落入同一门科学之下(因为这类东西没有单一的属),但如果有着某种共性,那它们就会落入同一门科学之下。……因为每一东西被称作“是者”,要么是“是者作为是者”的情状,要么是它的状态,要么是它的形势,要么是它的运动,要么是它的别的什么。(ἐπεὶ δ' ἐστὶν ἡ τοῦ φιλοσόφου ἐπιστήμη τοῦ ὄντος ἢ ὄν καθόλου καὶ οὐ κατὰ μέρος, τὸ δ' ὄν πολλαχῶς καὶ οὐ κατ' ἓνα λέγεται τρόπον εἰ μὲν οὖν ὁμωνύμως κατὰ δὲ κοινὸν μηδέν, οὐκ ἔστιν ὑπὸ μίαν ἐπιστήμην (οὐ γὰρ ἓν γένος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εἰ δὲ κατὰ τι κοινόν, εἴη ἂν ὑπὸ μίαν ἐπιστήμην. ...τῶ γὰρ τοῦ ὄντος ἢ ὄν πάθος ἢ ἕξις ἢ διάθεσις ἢ κίνησις ἢ τῶν ἄλλων τι τῶν τοιούτων εἶναι λέγεται ἕκαστον αὐτῶν ὄν.) ——译者

② 《形而上学》第七卷第1章,1028b.2: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总是被追问和总是让人困惑的问题就是:“是者”是什么……(καὶ δὴ καὶ τὸ πάλαι τε καὶ νῦν καὶ αἰεὶ ζητούμενον καὶ αἰεὶ ἀπορούμενον, τί τὸ ὄ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地方,在那儿亚里士多德通过将形而上学规定为关乎第一原理的科学而似乎将某种另外的对象指派给形而上学,例如,《形而上学》第一卷第1章(981b.28): 所有的人都认为,关乎那些首要的原因和原理的,方才被称作智慧。(τὴν ὀνομαζομένην σοφίαν περὶ τὰ πρῶτα αἰτία καὶ τὰς ἀρχὰς